

姜夔、贺裳品词之争及其咏物观的差异

彭洁明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对史达祖的咏物名作《双双燕·咏燕》，姜夔称赏其“柳昏花暝”，清人贺裳则赏其“软语商量”，认为姜夔未领略此词神髓。实际上，二人分歧的实质是对这首词上片的正面描绘之法和下片的侧面烘托之法各有取舍。见微知著，以此为线索，透过二人所欣赏的咏物词范型和他们自己的咏物词创作，可以看出其咏物观的差异。贺裳推崇“形神俱似”，而姜夔则推崇从虚处造境，侧写传神，以意脉贯串。姜、史一派咏物词的特点，由此亦能略见轮廓。

关键词: 《双双燕》；姜夔；贺裳；咏物；侧面烘托

中图分类号: I207.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3-0216-05

一、姜、贺品评史达祖《双双燕》的 争论及其实质

史达祖的《双双燕·咏燕》是咏物词的千古名篇，不仅当时就已广播词林，而且后世亦有词人竞相追和、词选纷纷载录、词论者褒扬有加的盛况，“双双燕”这一词牌也几乎成为咏燕的专用词调，是词体发展过程中少数能基本保持词牌名即词题、词咏本调名的词调之一，这无疑都是这首咏燕词的贡献。此词是否为佳作，已经没有争议，而何以成为佳作、好在何处，却是有争议的，对于这一问题，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曾言及之：

贺黄公谓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称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然“柳昏花暝”自是欧秦辈句法，前后有画工化工之殊，吾从白石，不能附和黄公矣。^{[1](4261)}

对于欣赏此词的角度，王国维提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姜夔所言，见于《玉林词话》，曰“姜尧章极称赏‘柳昏花暝’之句”^[2]；一为清人贺裳所言，他认为《双双燕》之妙不在此，见其所著《皱水轩词筌》，曰“尝观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赏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3](704)}认为此词固佳，但姜夔并未解得其中三昧，正如项羽学兵法不能透悟。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二者的分歧，

需要细细品读史达祖原词：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此词咏燕，而词人所咏之燕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为“春”燕，二为“双”燕。燕子四季常在，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燕子，却往往与春天有密切关系，甚至已经成为诗化世界中构成春天旖旎景象的重要因素。清人洪亮吉自言最喜爱二月，“以春事方半，百草怒生，万花方蕊，物物具发生气象故也”^[4]，故亦最喜爱燕子。的确，燕子这一意象所挟带的是万物初生时欣荣勃发的生机，故而往往成为睽违的春风重拂凡尘的使者，因此咏燕必然是咏“春”燕。而自然意象中，除了交颈的鸳鸯、并宿的鸂鶒，燕子也往往成双成对出现于诗词中。这首先来源于现实中燕子确实双栖双宿，其次则是因为诗词中反复地用成双的燕子来写孤栖女子境况的窘迫、内心的苦闷，因而燕必“双”燕亦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现象。史达祖此词写春日双飞的燕子，对象并不新鲜，而词人构思巧极天工，上片为燕子造出初春重回旧巢的场景，以写双燕穿帘度幕、软语呢喃的情态，虽只寥寥数笔，已勾勒得形神兼备，巧思妙语，难以复加，所以下片宕开一笔，不再直接

着眼于燕子本身，而是从它在诗词中往往作为勾起离人思妇愁绪的角色展开，从燕子爱“贴地争飞”留连于花丛之中，引出其沉浸于自身的欢愉，而不称人们一厢情愿赋予的“信使”之职，使得凭阑遥望之人日日寂寥伤怀，无所依凭。这种转承变化非常巧妙，笔致由实而转虚，意脉似断而实连，一切皆出于词人的意匠经营，又终不离所咏之物。张炎《词源》云：“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此语素来被视为评析咏物词的提纲挈领之言，以此观史达祖之《双双燕》，则其词远近、虚实之间的尺度把握极佳，所以《词源》也赞其“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不愧为咏物的上佳之作。

如上所述，此词的上下片在用笔上有明显差异，简而言之，上片主要是白描刻画，是实写，下片主要是写意传神，是虚写；上片句句不离燕子，是正面描绘，下片则拉来“思妇”为宾以陪“双燕”之主，是侧面烘托。以此看来，贺裳、姜夔所分别称赏的，与其说是“软语商量”、“柳昏花暝”等一二字句，不如说是上片的正面描绘之法和下片的侧面烘托之法，这才是二人真正的分歧所在。谓予不信，且看贺、姜二人的相关论述。

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论咏物时曰：

稗史称韩幹画马，人入其斋，见幹身作马形，凝思之极，理或然也。作诗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咏燕，几于形神俱似矣。次则姜白石咏蟋蟀：“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又云：“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数语刻划亦工。蟋蟀无可言，而言听蟋蟀者，正姚铉所谓赋水不当仅言水，而言水之前后左右也。然尚不如张功甫“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宝钗楼外秋深。土花沿翠，萤火坠墙阴。静听寒声断续，微韵转、凄咽悲沉。争求侣，殷懃劝织，促破晓机心。儿时曾记得，呼灯灌穴，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犹自追寻。携向华堂戏斗，亭台小、笼巧妆金。今休说，从渠床下，凉夜听孤吟。”不惟曼声胜其高调，兼形容处心细如丝发，皆姜词之所未发。^{[3](704)}

韩幹是唐代著名画家，其画马之技名动一时。贺裳取韩幹画马“身作马形”取譬，以传达他认为咏物应该极尽形容以求“形神俱似”的主张，并非偶然。杜甫曾以《丹青引》写韩幹之师、当时另一位擅长画马的画家曹霸，其中有一段写他为御马“玉花骢”写真：“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闾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

淡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意谓曹霸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写物传神，着重于气骨，故卓尔不群。同时杜甫对韩幹是颇为微词的——“幹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认为“形似”并非写物的上乘境界。但“似”字正是贺裳论咏物的核心所在，虽然他也承认，咏物不应该仅仅只着意于事物表层或本身，“正姚铉所谓赋水不当仅言水，而言水之前后左右也”，但他所推重的作品，仍以形容深细为最高标准，这从他对所引的姜夔、张鎡二人的咏蟋蟀词的评鹭中，亦能窥见一斑。姜夔的《齐天乐》、张鎡的《满庭芳》二词都是咏蟋蟀的佳作，但姜夔的《齐天乐》享名之高、用笔之精、用意之深，比之张鎡之词应较胜之，而贺裳反而断言前者不如后者，除了认为张词声调婉转、情辞相称之外，关键就在于他认为张词“形容处心细如丝发”，而这正符合他推重的咏物“形神俱似”的主张。

与之相比，姜夔注重的则是“咏物而不滞于物”的腾挪之妙，关于这点，从姜夔推重的咏物词来分析，也许更能把握他的观点。沈雄《古今词话》引姜夔语曰：“牛峤《望江南》，一咏燕一咏鸳鸯，是咏物而不滞于物者也，词家当法此。”^[5]先看牛峤为姜夔所称道的两首词：

衔泥燕，飞到画堂前。占得杏梁安稳处，体轻惟有主人怜。堪羡好因缘。

红绣被，两两间鸳鸯。不是乌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全胜薄情郎。^[6]

姜夔所拈出的是“咏物而不滞于物”，顺着这一纲领，可以发现牛峤这两首词的共同特点是咏燕、咏鸳鸯但均不从体物的形似落笔，而一以双飞稳宿、人羡其“好因缘”落笔，一以女子称其交颈燕好胜却“薄情郎”为宾，无论是“占得杏梁安稳处，体轻惟有主人怜”，还是“不是乌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都意不在描摹，不滞于物。

再看姜夔对史达祖的其他咏物词的评赏情况。据黄昇所言，姜夔还很欣赏史达祖的《东风第一枝·咏春雪》和《绮罗香·咏春雨》，“‘春雪’词结句尤为姜尧章拈出”，“‘春雨’词‘临断岸’以下数语，最为姜尧章称赞”^[7]。我们先看《东风第一枝·咏春雪》：

巧沁兰心，偷黏草甲，东风欲障新暖。漫凝碧瓦难留，信知暮寒轻浅。行天入镜，做弄出、轻松纤软。料故园、不卷重帘，误了乍来双燕。青未了、柳回白眼。红欲断、杏开素面。旧游忆著山阴，后盟遂妨上苑。寒炉重暖，便放慢、春衫针线。恐凤靴、挑菜归来，万一灞桥相见。

再看《绮罗香·咏春雨》: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8]

这两首词和《双双燕》一样,也是史达祖的咏物名篇。《东风第一枝》上片写雪落于花间、草丛、屋瓦,飞舞于天空,巧捷轻盈,飘飞不定;下片则引入与雪有关的典故,一句一事,以春雪之中的情愫思致为针线贯穿,皆已不留滞于雪本身了。《绮罗香》上片状春雨之情态,突出它迷濛润物、淅沥难休的特点,花柳在雨中,燕蝶在雨中,万物皆笼罩在一片迷濛中。下片写春雨之神韵,春潮似是春雨,因为它因雨而涨,亦使得烟雾溟濛,困人望眼;薄雾是春雨,因为它笼罩远山,如同泪掩红妆;而当日雨打梨花深闭门、剪烛夜语的情形,在词人眼中更与春雨紧密相关。略加体味,可以看出这两首词和《双双燕》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都是上片以正面描摹为主,下片以侧面勾勒为主。而姜夔所尤为欣赏的《东风第一枝》结句“恐风靴、挑菜归来,万一灞桥相见”和《绮罗香》中的“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等词句,都是词中侧写传神而非描摹形似之处,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二、姜、贺的咏物作与咏物观

众所周知,在理论和创作之间,往往有一间之隔,有时二者不一定完全契合。那么对于咏物有如此分歧的贺、姜二人在创作咏物词时,是否也能践行自己的观点呢?笔者以贺裳的一首同样咏燕的《绮罗香》和姜夔咏蟋蟀的《齐天乐》词来稍加探寻,先看贺裳的《绮罗香·咏归燕》:

巢燕将归,软语低飞,似向窗前分诉。月冷云阴,难禁几朝风露。思斜日、曲径拖花,忆微风、横塘扑絮。赖情多、高卷珠帘,深院里往来无阻。空阶蛩语促去。整夜叨叨不住,料伊庭宇。落照昏黄,惟见乌栖檐树。勤拂拭、藻井雕梁,好收藏、玉筐红缕。听嘱付、红杏开时,再入伊门户。^{[9](2419-2420)}

再看姜夔的《齐天乐》: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西窗又吹暗

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吟秋,溪桥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幽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姜夔的这首《齐天乐》亦是咏物的千古名篇,这首词颇能代表姜、史一派咏物词的风貌,如小序所言,词人本以闻蟋蟀之声而起兴,所以将咏蟋蟀与咏蟋蟀之声暗相联系,写蟋蟀之声,又不专从其声着笔,而“采用六种声音,即吟声、私语声、机杼声、雨声、砧杵声、琴声来描绘和衬托蟋蟀的鸣声”,这几种声音多数哀怨低沉,与蟋蟀鸣声为同调,惟有“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是从反面来映衬——这种正面呼应与反面映衬都是靠其声与蟋蟀鸣声的内在联系相联接,而非以蟋蟀所处的真实环境的白描写实来安排思路、塑造词境。正如许昂霄《词综偶评》所说:“将蟋蟀与听蟋蟀者,层层夹写,如环无端,真化工之笔也。”^{[10](166)}由此可以发现,姜、史一派咏物词的重要特点在于词人强势的意匠经营在词中非常突出,“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苏轼此言正可用来概括他们咏物词构思造境的特点——咏物能透悟“物”作为意象、文学符号的内涵和精髓,从这一内涵延展把握住情思取向,又以此取向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随起兴之境而造虚化之境,虚化之境中又有高于细枝末节的真实感。对于这一特征,刘熙载的《艺概》也把握得非常准确:

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时有举史梅溪《双双燕》“咏燕”、姜白石《齐天乐》“赋蟋蟀”令作评语者,亦曰“似花还似非花”。^[11]

刘熙载巧妙地拈出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作为全词评语,亦作为史达祖《双双燕》和姜夔《齐天乐》的评语,正是中国传统诗学批评中惯用的以喻譬喻之法。《水龙吟》咏“杨花”即柳絮,词云“似花还似非花”,本是因为飘飞的柳絮舞风之形与飞花近似,但它又并非一般意义的“花”。用这句词来形容写作咏物词侧写造景、虚处传神的方法,非常之熨帖。

贺裳的《绮罗香》咏在乍暖尤寒的初春归来的燕子,上片以燕子的行迹为线索,朱户帘幕,檐下窗前,曲径花丛,飞絮横塘,都是燕影穿梭之处。下片以拟人的手法从燕子的视角来着笔,中有多层时空的转换穿插:正因燕子将归未归,故而绣户珠帘无非昏黄落照、寒蛩夜语,令人凄断。而待彼时红杏盛开,自有归燕重入门户。这里对“料伊庭宇”凄凉场景的构筑,亦是用以宾陪主、造境写意的方法,而下片的两个“伊”字,也似乎是用燕子的口吻来指代等待巢燕归来的“主人”。可见即使是贺裳本人的咏物词作,也受姜、史咏

物词作法的影响,以实境、虚境的互融,正写、侧写的兼备来构造整体情境。

一位作者写作某一类作品的方法、路径或者评鹭某一类作品的眼光、标准,自然受制于其整体的文学观,换言之,具体到这个问题上,姜夔、贺裳二人咏物观的差异,也是因为二人文学观的差异。贺裳的《皱水轩词筌》所透露出来的词学观,推崇本色自然、强调对环境的真实还原,亦欣赏艳冶有情致的作家作品。如下面二则所云:

少游能曼声以合律,写景极凄惋动人。然形容处,殊无刻肌入骨之言,去韦庄、欧阳炯诸家,尚隔一尘。^{[3](696)}

词家须使读者如身履其地,亲见其人,方为蓬山顶上。如和鲁公“几度试香纤手暖,一回尝酒绛唇光”,贺方回“约略整鬟钗影动,迟回顾步佩声微”,欧阳公“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无名氏“照人无奈月华明,潜身却恨花阴浅”,孙光宪“翠袂半将遮粉臆,宝钗长欲坠香房”,晏几道“溅酒滴残罗扇字,弄花薰得舞衣香”,真觉俨然如在目前,疑于化工之笔。^{[3](700)}

从这两则词话的叙述用语和贺氏所推崇的词人词作可以看出,他偏重那种状物写情能真切直达胸怀的作品,形容处能“刻肌入骨”“使读者如身履其地,亲见其人”,如在目前,方是他所认为的“化工”之笔。而姜夔虽无专门的词论著作,从他论诗法的《白石道人诗说》中,也能窥其孔窍,关于体物,他指出“体物不欲寒乞”,结合“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拙而无委曲,是不敷衍之过”之语,可以看出他认为体物不能穷形尽相、刻意求似,这样反而有损气骨,亦不能粗拙鄙俗,仍要精心锻炼,要在把握尺度。那么这一尺度如何把握呢?他说: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僻事实用,熟事虚用,说理要简切,说事要圆活,说景要微妙。^[12]

“人所易言”等数语,后世论者引用阐发颇多,而姜夔此语,的确道出了诗中三昧。所谓的“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并非一味地以求新为要务而特意反常理而行之,而应是在自有境界、运笔自如之后,对生熟、难易的取舍和把握。在后人对姜夔此语的阐发中,朱庭珍的《筱园诗话》所言甚为精微:

诗家之用笔,须如庖丁之用刀,官止神行,以无厚入有间,循其天然之节,于骨肉理凑肯綮处,锐入

横出,则批却导窍,游刃恢恢有余,无不迎刃而解矣。人所难言,累百言而不能了者,我须一刀见血,直刺题心,以数精湛语了之,则人难我易,倍觉生色。人所易言,娓娓而道之处,彼不经意而平铺直叙,我转难言之惨淡经营,加以凝练,平者侧行逆出使之奇,直者波折回环使之曲,单者夹写迸层使之厚,浅者剥进翻入使之深。则人易我难,无一败笔,自臻精妙完美之诣。如正言不能警动,则反言之,或譬喻言之,或借宾以陪,而主自定。正写不见透彻,则左右侧写,或对面着笔以返照之。实写不觉玲珑,则虚处传神,或傍敲侧击,以射注挑剔之。本位无可着力,则前后高下两边衬托,或四面烘染,以逼取之与。夫断而遥连,补出妙意,连而中断,插入奇峰。^[13]

此处同样是阐述诗法,他提到的“借宾陪主”“反言”“左右侧写”“对面着笔”“虚处传神”“傍敲侧击”“前后高下两边衬托”等诸法,无不合于笔者所讨论的姜、史咏物词的特征。法无定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覃思精微,乃有佳作。而透过对作品的评论,我们又能反观论者对法度的不同理解。姜夔、贺裳二人关于《双双燕》中“软语商量”和“柳昏花暝”的分歧,也正透露二人咏物词的巨大差异。也许二人并无高下之分,但贺裳武断地说姜夔“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则有失公允。面对这段公案,王国维表明,自己赞同姜夔而非贺裳,前此的清人林昌彝的论词绝句也写道:“雕梁软语足形容,柳暝花香意念中。项羽不知兵法诮,也应还箸贺黄公”^[14],同样持论如此。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人间词话[M]//词话丛编(第五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2] 武陵逸史. 类编草堂诗余[M]. 卷三. 明嘉靖刻本.
- [3] 贺裳. 皱水轩词筌[M]//词话丛编(第一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4] 洪亮吉. 北江诗话(卷一)[M]//洪北江全集. 清光绪授经堂刻本.
- [5] 沈雄. 古今词话[M]//词评卷上. 清康熙刻本.
- [6] 赵崇祚. 花间集(卷四)[M]//四部丛刊. 景明万历刊巾箱本.
- [7] 谢朝征. 白香词谱笺(卷三)[M]//半厂丛书. 清光绪刻本.
- [8] 史达祖. 梅溪词[M]//宋名家词. 明刻本.
- [9] 全清词编纂研究室. 全清词·顺康卷[M]. 第四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10] 陈书良. 姜白石词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1] 刘熙. 艺概(卷四)[M]//古桐书屋六种. 清同治刻本.
- [12] 姜夔. 白石道人诗说[M]//历代诗话. 清刻本.
- [13] 朱庭珍. 筱园诗话(卷一)[M]. 清光绪刻本.
- [14] 林昌彝. 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三)[M]. 清咸丰元年刻本.

The Debate and Differences of the Viewpoint on Thing-depicting between Jiang Kui and He Shang

PENG Jiem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s for the masterpiece of lyric of thing-depicting *Shuangshuangyan*, Jiang Kui admired the sentence of ‘they’ve gazed their fill till in twilight’, while He Shang admired the sentence of ‘they twittering and can’t decide’, meanwhile, he that thought Jiang Kui didn’t get the essence of the lyric. In fact, the essence of the diverge between them is that they had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e directly description and indirectly depicting. Taking this as a clue and conducting the study on their own thing-depicting creation, we can discover the difference of the viewpoint on thing-depicting between them. He Shang highly praised the resemblance both in pattern and in manner, while Jiang Kui highly praised the profile and foil.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haracter of thing-depicting creation of the group of Jiang-Shi could be profiled in this.

Key Words: ShuangshuangYan; Jiang Kui; He Shang; Thing-depicting; lateral foil

[编辑: 胡兴华]